

# 野百合也有春天

□朱胜利

那是发生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后的故事。那是我小说处女作被一件事“逼出来”的故事。那会儿，我刚分配到故乡一所偏僻的初中教学，课余时间喜欢舞文弄墨，好在一位漂亮的女教师面前显示一下“俺相当有才”。《中国初中生报》《河南教育》常有我的新闻“豆腐块”。最长的一篇，2000字，人物通讯，发表在《鲲鹏报》上，并获得当时“征文”特等奖，成为全市唯一的特等奖获得者，奖品是一部“汤姆”牌全自动相机，俗称傻瓜相机，顾名思义是相机操作特别简单傻子也会照，这在当时对我来说相当于现在的“联想”笔记本电脑。这极大地激发了我文学写作的积极性，对小说创作跃跃欲试。

我至今仍明晰地记得，在新密市曲梁南部的一所联中已工作两年。对教学的热情，很快被因一些同事从政或进城的辉煌而带来的或是羡慕或是嫉妒的情绪所湮没。还没成为学校青年骨干，我就心动于窗外的春花秋月、和风细雨。偌大的校园，我没有住房；骚动的年龄，我没有爱情；靓丽的同事，我没有缘分；美丽的村姑，我没有兴趣。望着学生的脸，我觉得毫无生气。渐渐地，我疲惫于办公室、教室、食堂的“三点一线”之间。我一度执著地认为，男人当教师是最没出息的，人常说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于是，我悄悄地打听消息，探求关系、窥觑路径，决计“跳槽”。1997年的冬天，那么寒冷，却因我的忙碌而变得温暖和温馨，甚至温情起来。

新的一年1998年要到了。调动工作的运作也即将开始新的纪元。一天，我正掩抑内心的窃喜，坐于陋室，妙想入驻新单位的大展宏图、豪气干云。突然，一阵敲门声击碎了我的幻想。原来是课代表武云鹏代表全班同学送给我新年贺卡。厚厚一叠，摆放在办公桌上，或方或圆、有红有绿，上面无不写着对老师——我的感恩之情。纸张轻薄，而情谊渊深；笔迹稚嫩，而蕴涵厚重。顿时，我热泪盈眶、悔意顿生。我迅即工作不想再调动了，心情不再浮躁了。当天晚上，为明斗志，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一篇小说《野百合也有春天》，投往地区日报。不曾想，第二年的4月，我的小说处女作竟然发表啦。拿着姗姗来迟的报纸，我激动万分。逢着朋友，总是千方百计地拐弯抹角到我的文章上来，希望他们分享我的成功与幸福：一个穷乡僻壤的孩子王，单枪匹马，把心情表达在报纸上，何等快哉！那一期报纸，今日早已变黄，可仍保存完好，搬家六次，始终未敢遗弃。

凡是看过本人小说处女作《野百合也有春天》的人，没有不翘大拇指的。我这个人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就是最怕别人夸奖，越夸奖越来劲，越夸奖越“人来疯”，从那以后，相继又推出了《脚蹬裤与概率》《楼梯口的灯》等小说，我要继续写下去，把我人生中经历的酸甜苦辣献给大家，因为我爱上了小说。

# 滚磨成亲磨合沟

□杨建敏

新密开阳山相传是人祖伏羲女娲炼石补天，滚磨成亲的地方，山顶叫磨磨顶，就是当年放磨盘的地方，现在山上还有两个磨眼。后人在磨眼上盖起了人祖庙，正中供奉着伏羲女娲坐像，供人们祭祀怀念。

相传史前天塌地陷以后，这世上就剩女娲伏羲姐弟两个人了，这可咋办呢？两个人就一直在山上哭。这时候山下压的老虎说了：“这世间已经没有人了，就剩下了你们姐弟俩，就成亲吧。你们不成亲，今后这世界上人就要灭绝了。”伏羲说：“她是俺姐，怎么可以成亲呢，不行不行！”女娲也说不行。老虎就说：“你两个要是不好意思，咱们就测测天意。山上有两扇磨盘石，你们两人一人拿一扇，顺着山坡往下滚，如果滚到山底两扇磨盘合到了一块了，那就是天意之合，必须得成亲。”

女娲对伏羲说：“既然是这样，那咱就测天意吧。”两人就一人抱了一块磨盘石，伏羲来到了东山头，女娲站在西山头，老虎一声令下，两人一起从山上往下滚石磨，滚到沟底，两个磨盘刚好合到了一块，伏羲的磨盘在上，女娲的磨盘在下，严丝合缝。伏羲女娲一看，既然是天意，那就结婚吧。两人滚磨成亲的山沟，从此被人们称为磨合沟，一直叫到现在。

当地群众说，开阳山有磨磨顶，有磨合沟，有磨盘石，伏羲女娲就是在开阳山成的亲。听老辈子人说，那磨盘石可是个宝石，千万动不得。尽管开阳山周围烧石灰窑打石头的人很多，但磨盘石一直没人敢动，时不时会有一些新婚夫妇来到磨盘石前，烧香磕头拜神石，以求早生贵子。

# 王献涛散文二章

## 关于城市

城市是一个非人性的地方，它远离了自然、阳光和水，与森林、土壤、河流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失却了湿漉漉水分后的干枯和失色。

城市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又是人造的一个梦、一个乐园、一个巨大的奇观？所以，城市，又是一种人造的自然，与真正的大自然相比，它的一切都是一仿制。把树、花、草木、山石、水进行微缩，叫它做公园、花园，把珍禽异兽圈养在铁丝笼里，叫它做动物园。有时，也在狭窄的窗台摆一盆奇花，植一株异草，造一个盆景……今天的时代，已无处不是城市化的文明了，但事实上，人，看起来，仍然像一个个刚刚褪去了尾巴的猴子，身体虽然离开了山林，但内心却仍留恋着空旷的原野、那一望无际的自由。

群聚，然后把由群聚衍生出的一切：广场、街道、市场、影院、商店、宾馆、楼房，以及医院、政府、邮局、供电公司、水暖公司、图书大楼、各种娱乐中心，以及由少至多，由简至繁，多如牛毛、不断涌现的现代事物，如环境，如税赋，如管理，如贸易，如商战，如国际争端，甚至于，要飞离城市上空，到渺渺无涯的太空……正是这一切，如此必须、又如此麻烦。

群聚是人的一个抱团取暖的集体靠拢，就像城市，是集体靠拢时找到的最好方法。只是不知何时，城市，这种人的造物，脱离了人的控制，开始获得一种自我的力量，自我分裂、自我膨胀、自我复制，在现代的城市发展史上，它越来越像一个欲壑难填的古时饕餮怪兽，张开了吞噬的大口。人，成了它钢筋水泥构架下，一种朝不保夕的软体动物，一种可怜渺小无处可逃的游荡者，或者在它庞大巍峨的躯体下，孱弱到再也无力摆脱它的压力的寄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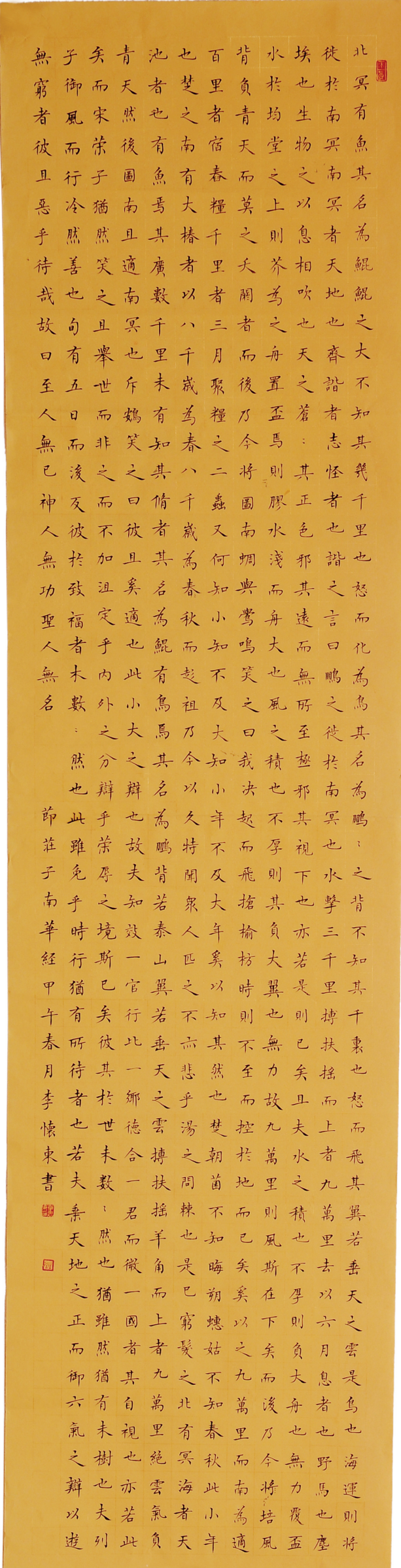
似乎，城市这个庞然大物，已经到了可以诅咒的时代。然而，什么时候，人们有过诅咒来自人内心汹涌欲念与狂妄无知的企图？因为，说实在的，城市应该是、也必然是人的汹涌欲念与狂妄自大的产物。

## 城后面有一座山

在一个不大的城里住着，一住，就是多少年。年轻时东奔西跑的兴致渐渐淡去，慢慢喜欢上了在城的边缘乱走，城后是山，山的热闹之处，早晨人流如织，如一道集市，每走几步，都会有熟识的脸与你点头招呼，在这样的城里居住，人是藏不了的。到山上走走的时候，我不大喜欢走那热闹的正路，山是漫山遍野的，荒僻的山径很多，路沿的草尖每每闪着珠露，而几步开外，杂树丛生的沟涧下，时时有不知名的鸟叫声，清脆入耳，只要想要，总会有静谧的去处。山不大，但植下了多年的翠柏，也树木一般，遍布在山石裸露的表面，或成林荫夹道，踩着石板小道，委迤而去，或于一面山坡上，密密成林。在晚风中，夜月下，若三五小友，在白日晒得温热的平坦的大石块上，横七竖八乱或躺或立地闲聊，何等惬意。那些快乐的日子都一去如风了。

我住的地方曾偏着城的边缘，向北去，规划中的街道还没有成形。我喜欢在那一带漫无目的地散步，灯影幢幢的夏夜，人影寥寥，不时有萤火虫从草间飞出，翻过土坡，翩翩而去。今天，过去的边缘已经不再边缘，一片片别墅新居，像新人一样楚楚而立，成了时髦的高尚住宅。那里，霓虹遍布，处处灯火绚烂，小水流一般闪出一道道灿如星光的神秘光亮。因了一道山，城，阻隔在了它的南坡，向北，永远都能找更边缘的边缘。先向东走，绕过一道学校的围墙，北去，可以看到一座尖顶的教堂，涂着蓝色的圆顶，脚下一道水泥路，修得平平整整，有礼拜的日子，走在寻求安慰的路上的多是上了年纪的妇人。

越过这座建筑物，我在山的东边找到了更安谧的小路，路环着山，弯出一个弧形，通向山后远远的一处处村落。在那里走，独自在高处望，一边是村落，一边隔一道山谷和山谷里带似的下城高速，再加东边几座山峦，层层叠叠，若是雪天了，阳光四射，茫茫四野，白霏霏的小村落和连接村落与村落的蜿蜒小径，尽收在眼底，在那四野冰冷的凄清中，独处，又如何不是一道美景呢？



李怀东书法作品